

## 中国青年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

花开时节，在中国北方黄土高原上，一处万亩蓝莓园的白色花朵格外引人注目。园子的主人叫李鹏飞，今年26岁，回乡创业已有5年。

“今年风调雨顺，蓝莓长势好，预计亩产能达到500斤以上。”李鹏飞说，从学校毕业后，他曾在服务业、传媒行业工作过，但结合国家政策支持和个人优势，最终选择了在自己出生长大的农村发展。

2017年，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学习，李鹏飞回到家乡山西省运城市绛县横岭关村，一心扑在蓝莓种植上。

种植蓝莓在当地是个“稀罕事儿”，而李鹏飞却看到了机会。位于山区的横岭关村昼夜温差大，土壤硒元素含量高，种出的蓝莓口感香脆，甜度和营养价值更高，很快就打开了周边市场。

每年的出果期，订货拉货的客商、观赏采摘的游人络绎不绝，给村里带来了经济效益。李鹏飞介绍，除蓝莓外，他还种植了400亩中药材黄芪，一天最多雇50多人在园子里干活。雇的主要是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，每人每天能赚100元左右。

随着乡村振兴持续推进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带着新理念、新技术，各地农村激发和创造活力。

在山西晋中，有一个上百人组成的青年农民联合会，成员个个“身怀绝技”。从万亩核桃园、百果争鸣、富硒小米，到立体栽培、鱼菜共生、南果北种，个性又多元的农业项目成为乡村振兴的“拳头产品”。

养鱼不换水、种菜不施肥，周磊和妻子发挥在大学所学的化学特长，结合污水处理技术，摸索出一套“鱼菜共生”循环农业项目，并帮助周边多个农村实现了模式复制和项目盈利。

从一名英语老师转型为农业技术培训师的马渊杰，活跃在田间地头，近5年来指导和培训农户上万人，帮助农户种出更高质量的果蔬，不久前还被当地农业部门聘为“乡土专家”。

乡村振兴始终把人才振兴摆在突出位置。去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》，提出到2025年，乡村振兴各领域人才规模不断壮大、素质稳步提升、结构持续优化，各类人才支持服务乡村格局基本形成。

2021年通过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指出，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，加强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，组织开展农业技能培训、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，培养有文化、懂技术、善经营、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、创新创业带头人。

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朱启臻认为，年轻人在乡村振兴过程中体现出的创意和高效，证明了农业生产依然大有可为。要想更好地推动年轻人在农村发光发热，需要制定更加有效的教育培养方案，并不断优化高素质农民形成的社会环境。

毕业于沈阳农业大学的“90后”姚艳梅，经过几年在外积累经验后，回到家乡山西省静乐县，结合当地非遗文化剪纸艺术，带领脱贫户搞起了创意稻田农业；还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，将大山里的农产品销往全国各地。

“乡村发展需要我们年轻一代的努力，投身乡村事业不仅是一时的激情，更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坚守。”姚艳梅说。

(记者王皓)  
新华社太原5月4日电

## 新疆棉田里来了群“90后”

新华社乌鲁木齐5月4日电(记者李志浩、杨湛菲、胡虎虎)从没种过地的湖南女生莫晓钰，今年年初做了个大胆的决定，一个人管理500亩新疆棉田。

29岁的她，个子不高、话语柔和，常被初识的人误认为娇弱，但“敢想敢做”是身边朋友对她的一致评价。在她身后，有一个由同龄人组成的团队，其中，有人农学专业出身，有人专长软件开发，有人负责机器设计……这是一家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农业科技型企业。

2021年，企业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流转3000亩农田，启动“无人化棉田”试验项目。作为试验田摄像师的莫晓钰，与这群“90后”一道在新疆棉田，创新求索，奋斗青春。

## 镜头下的农业“升级”

“滴滴~”2021年4月，莫晓钰按下了摄像机的拍摄键。

初入新疆棉田，莫晓钰惊奇地看到，新疆大田连绵，在耕、种、收环节都实现了机械化，而且灌溉、施肥全部通过滴灌系统完成。

“但管理环节还很依赖人工，特别是每次灌

溉很累人。”在拍摄试验田之余，莫晓钰也跟踪拍摄过棉农，看到他们为了灌溉经常起早贪黑。

一般来说，棉田每10亩到15亩就要安置一个出水桩，为这片区域的滴灌系统供水，而出水桩的开关普遍靠人工来操作。“如果大渠半夜来水，棉农就得半夜下地放水，一个一个拧开出水桩，很辛苦。”莫晓钰说。

动脑筋，想法子！几位“90后”工程师几番努力，将试验田近270个出水桩全部改造为智能化电动出水桩，再配备先进的全自动施肥灌溉机，实现远程定时定点控制。

莫晓钰的镜头，记录了诸如此类的许多改造，团队用最新的科技设备，再运用计算机编程技术，“升级”既有的田间管理办法。比如，高度依赖人工的巡田工作，已全部由遥感无人机替代。

“更酷的是，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已经能够识别遥感无人机拍摄的图像，分析棉花的出苗率、长势和病虫害情况。”记录试验田的莫晓钰，也成了新农技的学习者。

## 3000亩试验田为何而生？

“3000亩棉田需要多少人管理？”去

## “新农人”又有新决定

经过一年的探索，团队的无人化管理

年试验田播种前，莫晓钰曾问当地多位棉农。“20至30人。”这是她得到的回答。

但在试验田，团队中负责管理的只有艾海鹏、凌磊等寥寥几个年轻人。为他们田间管理提供决策参考的，不再是老农的经验，而是架设在田间的农事记录仪、小型气象站、土壤传感器等物联网设备，忙碌的则是植保无人机、遥感无人机和智能化的管理系统。

团队其他成员，则在广东企业总部负责研发，定期来试验田采集需求、试验新设备。光去年一年，往来就100多次。

当年10月，试验田迎来收获，在出苗期遭遇几场风灾的情况下，亩产达到254公斤，虽然远不及预期，但管理环节实现60%的无人化率。

32岁的艾海鹏说，试验田的目的，就是用数年时间探索一套成熟的无人化农场管理模式，大幅降低农业种植的难度和成本，未来可以让不会种植的年轻人大规模种地。

“今年目标是亩产达到400公斤，在管理环节实现80%的无人化率。”1993年出生的凌磊说，试验要一年一个台阶向上走。

模式有了雏形，但是是否可以复制性呢？今年年初，莫晓钰提出申请，她想挑战3000亩试验田中的500亩。“我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验证自己是否可以复制这套模式，吃苦也不怕。”她理由简单而明确。

说服了团队，莫晓钰接下了500亩棉田的管理权。

眼下，她正跟着团队的多位“师父”学习如何种地。“虽然我是一个人管理500亩，但整个团队都给我提供全程技术支持。”要复制试验田的管理模式，取得较高的产量，莫晓钰还需努力。

最近，她又做了一个决定，从县城的楼房搬出来，到距离棉田最近的村庄租下一间民房。房东是一对热心的维吾尔族老夫妻，这些天一直忙里忙外，帮她装修和布置房间。

“看到他们就像是看到自己的爷爷奶奶，特别亲切。”莫晓钰打算，几天后就搬入新家，融入这个维吾尔族老乡居住的村庄。

“我不只是想验证试验田的管理模式，也想验证一种‘新农人’的生活方式。农业和农村，值得更好的想象和期待。”莫晓钰说。



▲尼玛才仁正在草场查看牦牛(4月20日摄)。新华社记者张龙摄

新华社西宁5月4日电(记者柳泽兴、张龙)大学毕业回乡7年，尼玛才仁已经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牧民，养牦牛、买饲料、建畜棚，没事就和牦牛“泡”在一起，有牧民不理解，大学生为啥还要来养牛？尼玛才仁却越干越起劲。

尼玛才仁家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，2015年大学毕业，他毅然返回家乡发展生态畜牧业。

曲麻莱县位于青海省西南部，地处三江源核心区，有“江河源头第一县”之称。这里的人世代以养殖牦牛、藏羊为生。

过去当地流传一句顺口溜：曲麻莱曲麻莱，进去出不来；曲麻莱的气候条件恶劣，生态环境严酷，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区的40%，年平均气温只有零下3摄氏度。

曲麻莱条件艰苦，更显培养出一名大学生的不易。毕业后，亲戚朋友都劝尼玛才仁找一个“铁饭碗”，他心中却有自己的打算。

“我是从曲麻莱一步步走出来的，学成之后不能忘了自己的家乡。”尼玛才仁说，“这里条件虽差，但牦牛的品质却极好，牧民养牛专业，大学生管理专业，牧民和大学生结合起来，一定有发展前途。”

实际上，尼玛才仁心里始终割舍不下这片生养他的土地。高中时，尼玛才仁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上学，和几位同学一起组建了“禾苗”协会，利用假期回到曲麻莱义务支教，同时给孩子们传授环保理念，联系爱心人士帮扶贫困生，一直干到大学毕业。

大学毕业后，尼玛才仁联系曾一起参加“禾苗”协会的同学，同为大学生的索南义西、旦巴江才、更却求达和仁增多杰，决定一起回到曲麻莱发展生态畜牧业。

当年7月，他们注册成立了卡哇坚生态畜牧业专业合作社，探索“牧户+大学生创业”的发展模式。尼玛才仁任理事长，其他人任理事。

一时间，5名大学生回乡养牛成了一件稀罕事，不少牧民都持观望态度。“读书本的人能吃这份苦吗？”“大学生哪里了解养牦牛的‘门道’？”

顶着质疑，尼玛才仁5个人借助县上给予的扶持政策和自己筹集的资金，兴建畜棚、承包草场，采取科学放牧的方式，对牦牛进行分群饲养，划区轮牧，适时补饲。“要出栏的牦牛分一群，全天候在高山散养；怀孕和刚生完牛犊的牦牛要在近一点、草质好一点的区域放养；不出栏和没有生牛犊的牦牛白天散养，晚上统一收回到畜棚。”尼玛才仁说。

渐渐地，牧民打消了顾虑，越来越多人加入合作社，合作社以牛羊和草场品质定级并折价入股。如今已有30人加入合作社，合作社承包草场近8万亩，存栏牦牛发展到300多头，藏羊500多只。每户年均分红能够拿到5000元。

2019年，尼玛才仁又牵头注册成立了曲

麻莱县青年创业协会，吸纳了曲麻莱县20多个企业，这些企业多数由年轻人创办。通过就业培训和资源整合，尼玛才仁带动更多优秀的青年人创办企业、孵化项目。

2021年1月，尼玛才仁顺利当选曲麻莱县秋智乡布甫村村委会副主任，这给了他更加广阔的平台。“村里牧民居住分散，草场零散，养牛效率不高，今后我打算在村里多成立几个合作社，将牛羊、草场整合起来，推动规范化、规模化养殖，还要搭建大学生和牧民的交流平台。”展望未来，尼玛才仁信心满满。

作为合作社理事，索南义西同样满怀期待。2017年，他的妻子不远千里从大连来到曲麻莱，和他一起为家乡的生态畜牧业添砖加瓦。“曲麻莱是我们从小生长的家乡，这里需要更多的大学生建设和守护，今后有越来越多高水平的大学生牧民，这里的畜牧业才有希望。”索南义西说。

## 这群乡建青年的“诗和远方”在故乡

“80后”的他是个草药达人，也是家乡的代言人；“90后”的她放弃北京的工作，到乡村造“空间”；“985”高校毕业的“工科男”，转型农场主再到村支书……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——“乡建青年”。

乡建，成了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热词。究竟何为乡建？新时代青年用实践提供了更多元的注解。

青山如黛，流水潺潺，恬静的山间迎来络绎不绝的“五一”节假日人潮。在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乡溪源村，“80后”黄世铿接待来自城里的客人游览“养心生态园”。

“这些寄生在树上的是铁皮石斛，林下有金线莲，都是很好的药膳。”黄世铿穿梭在300多亩的林下种植园，对中草药如数家珍。林间有石阶、木屋、观景台，他和双胞胎哥哥花了数年时间，亲手将半山山头打造成了“大观园”，远近小有名气。



▲黄世铿在山间种植中草药。(受访者供图)

生态园只是起点，撬动了他对家乡建设的极大热情。2018年起，他和村干部一起带领村民修缮村委会礼堂、古寨，改造提升村级

活动场所。他说，自己像着了迷，开始做乡建就停不下来了。

这些“折返”家乡的青年，在乡村找到了“沾泥土、带露珠”的人生目标。

“90后”谢方玲也是其中一位。2014年以前，她是北京的一名规划设计师，转眼间变成与农村工地打交道的“乡建人”。

在她看来，乡建是“为家乡而建”，“用新式空间来承载乡愁和乡村记忆”。在永泰嵩口古镇，她参与老建筑修缮、改造，并引入展陈、文创、研学等新业态，向游客开放预定，让老建筑、民俗、手工艺等重焕生机。

她把家和创业梦想都安在乡村，吸引来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，成为乡创合伙人。她说乡村是一个朴素的舞台，“自己布景，自己打灯，可以装扮出我们最向往的生活模样”。

不少返乡青年都经历过创业初期的迷

茫，但从乡村振兴中找到一份笃定。

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的高叶回到家乡福清市湖美村七八年，从创办农场开始，走过不少弯路。疫情期间，他打造的露营基地让家乡“一炮而红”。去年，他被推选为村支书，身份的转变让他开始思考，村子未来该如何发展。

“以前是为自己创业，现在是为无愧家乡而打拼。”高叶探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也属于家乡的发展之路。“文旅路线比较适合我们小山村，在打造‘网红村’的路上带动起全村的积极性，也期待更多青年加入。”

乡村振兴方兴未艾。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陈浩说：“如今青年投身乡村的热情越来越高，为了给青年搭建平台，团组织推出‘青春年华’计划等培训服务活动，为乡村振兴中的青年赋能，照亮他们前行的路。”

(记者邓倩倩)